竹巖集

這無事之時當儆戒者有八件第一件是罔失法度蓋法度所以維持天下若不儆戒便廢墜了必修舉之不使廢墜可也第二件是罔遊于逸蓋安逸是人情之所好的若不儆戒便放縱了必禁止之不使放縱可也第三件是罔淫于樂蓋歡樂是人心之所欲的若不儆戒便過當了必收斂之不使過當可也第四件是任賢勿貳蓋賢人君子立心端正能輔國安民當委任他不可因小人之言離間了第五件是去邪勿疑蓋儉邪小人立心不正唯求利己當退去他不可因惑亂之言而遲疑

了第六件是疑謀勿成凡謀爲的事於理有不安於心有所疑便停止了不要成就如此則凡百志慮自然光明第七件是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且如犯人有罪當誅此正道也却饒了要使百姓稱好便違背了正道即戒之不可爲也第八件是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且如畊者十分取一此民之常供也却暴征橫斂以徇一巳之私便不順民心之公亦戒之不可爲也伯益欲使帝舜於是八者朝夕戒懼内無怠於心外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雖四夷之逺亦莫不傾心向化以盡尊王之義

而中土之民服從爲可知矣臣謹按伯益之言罔失法度以下是脩之於身任賢勿貳以下是脩之於朝罔違道以下是施之於天下是致治之功也四夷來王是致治之效也伯益推廣禹謨之旨其詳如此愛君願治之心可謂至矣夫以唐虞之盛而君臣之間猶不忘儆戒況後世之爲君者乎伏惟皇上誦伯益之言法虞舜之治則天下幸甚

臣潛進講孟子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子是指戴不勝說薛居州亦宋臣善士謂端正之士王所是宋王所居的處所長幼卑尊長是年歲高者幼是年歲少者卑是官職小者尊是官職高者孟子又與戴不勝說道你嘗稱道薛居州是一箇端正的人使他居於宋王之所輔導宋王固好了若使在於宋王之所者年長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後之人皆如薛居州這等端正則宋王每日所聞者無非善言所見者無非善道

雖要爲不善之事將誰與之爲乎若在王所者年長的年幼的官卑的官高的凡左右前後之人無一箇如薛居州這等端正則宋王每日所聞者皆非善言所見者皆非善道雖要爲善事將誰與之爲乎如今宋王左右前後都是邪枉小人惟薛居州是一箇端正的人如何能輔導宋王使之爲善哉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竊觀孟子之意以爲爲大臣者欲正其君豈可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當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人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無非端人正士然後

可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而致治爲不難矣

疏

辭日侍經筵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謹題爲經筵事臣向蒙　聖恩選爲經筵官更番會講今又命臣日侍經筵講讀臣自惟賦性凡庸學未知要薦承恩旨實負憂慙旣知慙矣而不辭則爲怙寵人也視夫不知慙者其過尤爲深重是以冒昧上陳乞寢新命令臣仍舊會講得以竊仰淸光退而勉修常職以圖報稱此臣之至願也臣無任懇祈悚慄之至

乞貸翰林院編修章懋等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　潛謹題爲納言圖治事臣竊惟國家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言爲職自宮廷以及內外百司庶府之政得失利病無不得言又慮天下四方之大可言之事非六科十三道所能遍知屢降　詔旨許諸人皆得言之所以廣視聽之聰明達四方之壅蔽期興治保邦於無窮追繼堯舜勳華之蹟於數千載之上也其或言之不當近於譏訕者亦不加罪蓋以其心無非忠君愛國之計特其識慮有未及在所矜憐且使直言敢諫之

人知　朝廷有容人之量所知無不言所言無不盡以陰折小人奸佞之謀滋長君子陽明之道也昨者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聯疏言事　陛下責其不知典故妄言譏議令吏部俱改調外任臣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無不尊愛其君子無不尊愛其父服勞趨事惟恐不虔何敢妄爲訕議觸冒威嚴以犯悖逆之罪取譏於天下遺臭於後來哉懋等所言亦欲少效臣子尊愛之心但其識慮有未及不能審事體輕重之宜耳實非有他也　陛下謂爲君父者之於臣子不宜姑息少有愆過須加訓懲

然　朝廷動遵成憲未嘗有過舉之事而天下四海之遠聞其貶斥將謂　陛下過爲戲玩之樂忌人之言故重爲摧折之威鉗人之口相與驚疑駭嘆以爲不復得見太平之治矣而凡懷忠愛之心有所見而欲言者皆畏避　天威卷舌自保　陛下復欲有所聞以資　聖德其可得耶伏乞　陛下弘天地之量追寢前命俾愸等循省自新以圖報稱且以開釋天下之疑勸激忠鯁之士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質本凡庸久叨侍從不欲使人以絲髮議及　聖明故敢冒陳所懷乞鑒愚忠俯垂

保邦之本以固無疆之丕基故褒顯臣工搜揚側陋毋勤於　聖慮至如臣者亦在軫念之中可謂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者矣臣祗承德意揣分奚堪早夜究圖以爲酬報之方者惟有效忠焉耳然忠自孝始未有不能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毋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近代往往有奪情起復之説者是蓋有不得已焉豈經世之常典哉臣居常論議以爲世必有負經綸之才任天下之重者社稷以之而安民物以之而育君子以之安於位而不恐小人以之有所憚而不爲

邊疆遐園以之而輯寧四海之外重譯之人以之傾心率服而不敢肆傲此書所謂汝翼汝爲之臣詩所謂維屏維翰之士朝廷之上決不可一日而無者乃起苫塊以從一時之宜趨君命以慰天下之望可也若夫尋常庸陋之徒進不足爲世重退不足爲世輕豈可以不祥姓名上瀆冕旒釋衰絰之服以進公門哉臣自揣庸陋者也執親之喪未能盡孝而又輟棄几筵貪冒寵祿何能盡忠在野而知禮者必相與訾笑曰奈何乎斯人之短喪也在朝而知禮者必執既而攻曰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也爲史官者將於

禮而書曰嗟乎短喪之人壞名教也臣以一身之微而受衆喙之責蒙垢含羞將何以立於世乎臣又竊謂人子之養親苟違曠於一時猶可補於來日及其沒也惟有祭奠盡其敬號泣盡其哀而已若不待終喪遽爾遠去後雖追悔復何所用其情哉此臣所以聞命驚惶措躬無地既撤於已又徇於人累日遲留而卒不敢就道者恃 陛下睿哲弘仁必能俯察愚衷不責以行不俟車之禮而寬鈇鉞之誅也況臣自到家憂病相仍身體羸弱煢煢在疚心死形存又兼左足風氣頑麻艱於步履將至爲世之廢人矣使臣

匍匐至京亦惟靦顏素食何能裨益於事以上副
陛下簡任之盛心哉伏望　聖慈憫臣孤孑容臣在
家醫治疾病以終三年不易之制免短喪不孝之名
則　陛下俯徇曲全之恩廣大無方與天地等矣至
於終喪之日幸而苟存餘息即當赴闕叩謝　聖恩
退而黽勉供事竭盡悃忱以圖報稱於萬一臣干冒
天威下情不勝惴慄俟命之至爲此具本令男柯冊
聲謹具奏　聞

議

議先賢熊禾復內閣先生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　潛　昨承內閣發出
禮部手本內開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
具奏欲將先賢熊禾從祀孔廟照例行翰林院議擬
定奪潛惟　朝廷舉祀典以崇有德報有功寔治化
之所關人心風俗之所繫古今皆慎之若孔廟從祀
必其人修行足以繼往聖明理足以啓後人著書立
言足以羽翼羣經傳之萬世而無弊然後得與於斯
非止於一德一功之可稱者比倫此尤不可以不慎
也熊禾福建建陽人字去非號勿軒嘗受學於朱文
公之門人輔廣在宋而仕入元而隱其向道出處之

節蓋亦有足取矣然其姓名不載於史傳學術未造於精微所立之言雖間見於經書然羽翼之功則亦未甚著也今訓導游宣謂其學問與許衡吳澄不相上下而過於馬融范甯諸人宜並升從祀之列此但見其略而未論其詳蓋晉漢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融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有取也衡以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嘗爲國子祭酒敎化大行澄早以斯文自任著書有易春秋禮記纂言議論詳密造詣深微恐非禾所能及故自元

及今廟堂館閣考論先賢之能明道者不知凡幾人
天下四方奏請先賢之可從祀者不知凡幾疏皆未
聞有及於禾豈非職此故歟矧儒先君子講學修行
可與禾並或優於禾者尚多以其同邑言之有若游
定夫蔡元定及其子淵孫模杭以其同郡言之有若
劉屏山劉白水胡籍溪胡致堂胡五峰以其同省言
之有若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黃勉齋以天下言之
有若呂藍田謝上蔡陸象山金仁山許白雲諸賢皆
不得列於從祀奚宜獨進禾哉宜令禮部通行天下
考求先賢凡有淵源之學明道之功未曾入祀典者

明白開具實跡奏聞斷自　聖裹參諸公論斟酌至當允愜人心乃下有司立祠春秋致祭如一府有數人出於各縣者則就府城中擇閒空潔淨去處通立一祠如只一人則就於本縣立祠祀之庶免有司學校及四方士民累累陳章上煩　聖聽而　聖朝崇儒重道之典有以溥及而無遺矣且於費用簡約亦聖賢教人節用愛民之遺意也潛區區之見未審當否伏希裁之

竹巖集卷六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序

春闈倡和詩序

昔歐陽文忠公在禮部考天下貢士以其餘力倡同事者作爲詩歌以宣底滞怯倦疲而又自爲文以序其意至今士林傳爲美談余在景泰間嘗兩與考士

早夜盡瘁或至廢寢食未有餘力及於詩也天順四年春余又以菲才謬承　上命從事於秋學多聞者之列於是稍有餘暇思欲爲詩以載斯文相與之情而修撰姑蘇陳君緝熙巳倡爲之矣院中傳誦以爲奇逸之言可追古作遂皆和之君取藁歸稡爲一卷學士呂先生既爲之序而又需余言附其後夫古人之當雅會樂盛事也往往見於詩以傳於人況爲國取士尤事之盛者乎然詩者心之聲也必其心無愧怍則形於詩皆敦厚和平悠揚廣大之音而傳之於後足以見君子羣居有從容道誼之樂爲可慕也否

則爲委靡爲哀怨甚而流於肆以哇皆適爲譏笑之資雖傳無益而況未必傳耶方吾人被命入院之時咸相戒毋附勢毋殉私而於交處親故之厚者或去或取一以直道裁之未嘗少置嫌疑於其間是其爲心庶乎無愧怍矣則卷中之詩皆傳後之美談也倘何譏笑之有惜余詩不能中度在所當棄而君獨念其心能不拂於衆也故亦錄之

會試錄後序

皇上光復寶位以來天下事無大小咸早夜宪圖更張倣䂓以復祖宗之弘規而於科目一事尤勤于

聖慮蓋以士爲治本科目爲得士之門重科目而精於取士則以天下才理天下事其致治爲不難矣天順庚辰春胄監之士及四方偕計吏以升者餘三千人禮部以聞請官主考會試　上以命臣源而臣潛亦與焉既蒞事凡三試之得士如美木之宜材嘉穀之可薦食者百五十人蓋精選也仰惟　國朝列聖相承修明文教環九區薄海内外咸被　帝德光華士之生幸得其時也有於庠序陶於詩書而進以科目之榮士之出幸得其途也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賢且能者求之惟恐不及則士之仕又幸得其君也

負此三幸豈可徒自幸乎尚亦思爲國家幸也廉以宅心勤以集事百凡之寄我者寧勞焉不欲逸而我之取焉寧不及焉不使有餘斯幸焉然此猶以筮仕言之若夫薦沐休恩躋于穹秩攄弘謨以贊大化使天下民物熙和上侔唐虞之治又非國家之大幸歟其或不幸有喔咿嚅唲以邀寵者有荒惰暗昧以廢事者有遂心蕩目肆貪墨而喪名檢者皆爲士之羞也爾諸賢士將奉對大廷以有官序也用書此爲規且自儆云

城西燕集詩序

余性顑寡諧俗且居於城西最荒寂之處人非志慮
淡泊而簡遠者鮮有及門今年秋秀水訓導林君公
度汜永教諭黃君廷經皆以京尹之聘典鄉試文衡
既撤棘聯騎過我蓬蓽有耀蓋淡泊簡遠者也先是
鄉進士林君從寬以待擢留余所經兩歲矣四人者
皆同鄉且有夙好於是朝夕聚首舉觴勸酬亹亹爲
清遠之言間以善謔怡然忘其身之在客余自仕京
師多交天下士遇風日佳時輒相聚爲歡然未有若
玆會之適也蓋湖海悠悠浮萍流梗偶而相合豈若
鄉里敬舊有久要不忘之情哉一日城南張家送名

菊數本列植於庭時天氣爽澄淸香襲人因命僮僕具觴殽與諸君共賞之旣而驩合之至余起而言曰勝會不可常也盍有詩以紀之乎遂分古詩陶然共醉菊花杯之句爲韻爰用陶字分而書之尨置于盤人各探二韻以賦詩成日向連石各隨就挑翼曰稡爲一卷余僭序於首簡各錄一本藏之後有觀之者將曰和性情於酒寓道義於詩眞君子之樂哉

贈御史應公陞南京大理寺丞序

談者謂御史居臺憲宜風厲踔發如烈日嚴霜使人凜不敢犯否則爲不勝任也居臺憲者亦有矯激軒

翔矜風厲爲能事視他司皆無足與倫埒焉是誰有所憑藉而然也御史爲天子耳目位不過七品秩而委寄則隆建議有號召得與卿相倂立殿廷得以正色折權貴持法按訊獄得以禍福人有憑藉者如此而間有痛自抑損不矯激不軒翔雖若於任弗克勝而寔勝焉其不爲瓌奇傑特之士與淅之淳安應公文明幼時已沉酣問學爲奇材賈勇文場擢高科爲名進士入內臺提綱肅紀爲良御史雖勢位有可憑藉而宅心敦恕凡巨細事可則可否則否一切以廉慎裁之嘗奉命出按吾閩比又出按蘇松常鎮四郡

隨所至皆以敦恕廉慎稱而風厲未嘗不著人亦未嘗敢玩而肆初何待矯激軒翔爲哉信能勝其任而爲瓌奇傑特士也玆陞南京大理寺右丞王事吳天錫來請言贈之夫以公之賢無施不可者於司平之職必優爲矣予言尚何足裨公耶然予閩人被冐公之渟厚矣且又喜國家掄選之公也喜司平之長得賢參典也喜天下逮繫者始于今可無寃也於是乎言

竹巖清會詩序

竹巖在城西小時雍坊余寓舍之西別置室以棲客

者也當巖有竹一叢光翠滿庭戸客來遊其間頗謂有清致吟嘯徘徊不能去天順壬午冬十月初吉會於巖中者八人布席陳殽列坐以齒酒三四行和氣滿顏清論交發坐有歌霜天曉角故情歡之句遂因以爲韻賦詩以相樂焉嘗觀古之人有當歡而悲者矣其見於詩率皆戚戚之懷是蓋淺丈夫内有不足而然也今吾人皆讀聖賢書趣向相合其出仕也隨職務而盡心焉宦轍南北則交致書問以廢惰爲戒偶而相會也則各陳巳之自盡無愧者爲勸世所謂聲利者無絲髮覬幸意而以分之所得爲安又焉有

不足者哉內無不足而樂生焉則形諸聲詩自有不能已矣而即其詩以考其志皆將有爲於世而終焉收名抱節完罷以歸彼淺丈夫曾有是焉八人者懷安訓導盧君傳洎弟泰和教諭守初南京監察御史林君從信洎弟鄉進士從寬秀水訓導林君公度分水訓導鄭君遷善汜水教諭黃君廷經其一則余也賦詩者七人余僭爲之序云

送陸君廷治還鄞縣序

刑部尚書陸君廷玉浙之鄞縣人也公兄弟四人長曰廷治次即公次曰某次曰某皆嗜讀書有懿性事

父母并旨之奉終始無少衰更相戒飭不敢軋于私以生枝柱之隙鄙之鄙熏其德而易澆瘉爲善良者多焉宣德間公舉進士第拜刑部主事陞郎中久而出寄一方爲布政使以館閣公薦進今官薦膺天寵躋于六卿握生死之機以寄民命寔隆孝友者之所宜處其爲政以寬爲主嚴以濟之隨所至輙頌其賢盖自孝友施之也今年春廷治先生來覲公於京邸挾一僮乗川陸之𡾊無幾微怨懟邑至則相渼慰藉悲喜交于中既而安之煥然兩忘身之客也居數月將歸侍郎黄公仕雋重寮友之好而及其兄命

予言爲贈予惟孝友庸行也天之所與聖賢之所爲教生人之所當盡於身者如此而巳其於爲忠爲節爲公爲廉可以致勛業於遠大者皆自此始夫何古史傳之所論載與今人之所喜談而樂道者往往多摭奇行以駭俗或仰一人之喜而誣天下以不能授之於理則過矣如陸氏孝友之行人人所能到而可以致遠大者故書之以贈其歸使讀者有所感而興起也

都門別意序

翰林學士林先生子仲發侍養京師餘十載始以先

生之命而歸歸之日以就母有喜色而其去父也又不能不戚于懷予旣合薦紳士爲詩諭之又酌以酒而道余之私曰正統初予與君定交於東野鄭先生之門後五載行人方先生講學於城東道觀予與君又同遊焉及來京師早暮相親視昔之好不衰則予之交君久而相知爲最深也君性恬靜早起問安否外退坐一室翻閱經史或臨古碑帖矻矻不少休貴介公子請與遊輒辭惟朋舊數人間相往來而於予爲獨密視其色溫和可挹聽其言渾厚不露可繹而思則予之資君又最多也余觀今世豪健之徒詡詡

強笑語以相媚一言不合輒反唇相稽而不能久或久焉亦惟飾於外而不足於內心志扞格而不能相知或知焉又不能相諭以義卑陬婀媮追逐於勢利之域不至於敗僇不止何能有相資之益哉故予竊謂交道久廢而予二人亦可少復古風於萬一也君歸矣鄉之人來覿者出予言示之有忻然若契於心者必非今人中人也可厚遇之且爲我謝曰我將與歸

送考功主事楊君還莆序

去年春吏部考功司主事楊君宗罷以滿三載循例

拜命書贈其父循菴公爲考功司主事封母鄭氏爲
太安人又告於其部之長冢宰王公欲陳疏請歸展
省以伸孝思時　皇上初即位詔吏部考擇內外之
百官賢否者而黜陟之蓋將嚴勸懲之典以清吏治
康濟我兆民而王公方率其屬夙夜從事惟謹語君
以爲未可歸之時故君之疏已具而中止近以前事
少間遂陳疏乞歸　上許之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
爲贈而委首簡於余向余嘗以省親歸于鄉其鄉姻
耆舊聞余至皆來會晤以寫夫久別悵怏之情或邀
余緣高巖泛青湖追尋舊遊之跡飲酒歌吟以爲樂

既而促還京又相率追餞于河滸其老長者握手懇
懇陳說法語欲予進德脩業毋貽父母鄉里羞非其
心愛我之厚能爲如是殷勤哉愧予疎惰自棄愒玩
歲月迄今不能勉蹈前脩以答鄉人之意每引領南
瞻未嘗不悚汗而憮然也君在吏部謙愼自持而嚴
於課績聲譽奕奕起縉紳間茲歸也稱壽於堂燎黃
於墓下足爲父老之光華而鄉人來觀者稱嘆愛厚
視予將加倍蓰矣因其愛而益勉脩以答其意予於
君深有望焉夫已之所未能者而以望人豈忘於自
責哉蓋君子有交相誨善之道故予先爲言以贈君

庶其有感於心而處我也

贈徐學正序

古之人以得位行道爲樂或不遇時焉得英才而教育之其爲樂未始異也孔子轍環於春秋孟子歷聘於戰國皆不得位于時者也然而以道爲師四方相從之士誾誾秩秩相志於枕肱飲水之際誠樂矣夫以無位猶以教人爲樂況乎有位者哉徐君時憲于族兄士華之妹婿也先世居東隴累累有顯仕者爲莆名族自其大父某以從戎入蜀遂有家於成都君性穎敏少即知學問欲進用於時使宦業不衰稍長

進邑庠爲弟子員挾所有追逐羣豪試于鄉闈躑躅
就北者屢矣今年夏以國子生入試內廷君優等拜
雲南臨安府寧州學正盖爲師而有位者也師之道
古今所尊雖有位而無簿書期會之責無奔走迎伺
之勞無叫囂隳突之驚畏早起整冠衣端坐堂上懸
鐘待問隨所叩而鳴不擇倫類溥哉施也抵暮而退
與僚友對坐光風霽月中陳觴列殽立子弟於左右
酒三四行和氣滿容誦邵康節天心水面之句浩然
飛思出塵表或自爲詩歌以載斯文相與之情其爲
樂可勝道哉世率謂教官爲冷職古之所樂今之所

憂也故往往有却謝不欲爲者旣爲思欲去之而不可得徐君盖無是也承牒之日怡然若固有者予推其意必能樂古人之樂爲師道重也於是乎言

贈知縣王君之滿城序

同庠友王君恒盛少厲志攻苦歡淡務學爲進身之資學成走場屋餘三十年屢爲有司絀而鬢白殆半矣顧念命有竒而志不可中輟由是益自奮彊竟以太學生得滿城令令之職有社稷有民人自古君天下者之所重而於士委任尤不輕君得令滿城其志斯亦酬矣余嘗患人擅長護短儌神焦思角毫芒之

奇於羣豪之中以剛愎勝人爲快於窮絀已爲可矣也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憎宜其困心衡慮老於窮矣今君痛自降抑未嘗以辭色忤人爲前輩怡然務出諸生後中之所存卬不能窮而自視若無有焉此固學者內反之功而爲人情之所疾赴名位之所速歸然且蹇蹇涼涼晚而始酬其志何也若夫以學爲質以文爲華布衣蔬食所守不爲變處今入中偉有古君子風斯君之自立者俛仰盖無愧也使志卒不酬猶安於命尚何暇早晚之問哉君拜命將行人有謂君才行可旁顯而一邑之寄必有不釋然

者乎故序之如此且以慶滿城之民得賢令也

送泰州學正劉主義詩序

永新劉君主義以國子生試于內廷中上第遂得官爲楊州府泰州學正翰林庶吉士十七人皆賦詩送之而以予爲序主義有三兄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俟齋先生其長也次主敬刑部員外郎次主仁壬午中鄉試四人以家傳之學相磨濯以成其行粹其才而先生之子稼亦廁學中鄉試爲處州府通判兄弟父子一時並登名宦籍燁然有光華非獨今之人以爲難雖古史傳所載者亦鮮有若是之盛也予

以非才竊第入翰林得從先生之後而吾弟江任通州學正叨與王義同官通與泰地相降音問朝發而夕至或可假事相從談笑以爲樂然則四海之人居異鄉之遠而同時出仕其有兄弟聲迹之和類如吾兩家者又古今所鮮有也王義至泰庠蒞館下出予言示之雖不敎亦將有感仰而興起者况王義之勤敏篤寔不欲廢教以取素餐之譏哉又况泰爲宋名儒胡安定之鄉而韓忠獻呂文靖范文正趙清獻岳武穆諸君子皆嘗仕於此遺風餘烈沾被邦人垂于今尚有存者其爲教可易成也王義庶幾於教人之

暇益博觀經史以增其所未至且以餘力登高山泛太湖周覽淸風文會五賢諸堂之故址其必得於心而形諸賦咏者幸以寄我以觀君教學之功何如也

士林詩選後序

嘉興懷君鐵松居德化鄉之相家湖上上下山水穿幽透深絕無他嗜好惟好古今人詩遐搜博取得之如拱璧古詩旣有集不復錄獨錄今詩積藁滿牕几又延致博雅之士共料揀其精者名曰士林詩選將刻板傳于人而寓江西落司檢校呂君得之來求予序竊惟天地氣運有盛衰而詩之工拙係之我朝著

有六合氣運之盛自秦漢以來所未有者　列聖纘
作以仁厚之澤涵育羣物而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
為詩歌以彰太平之治其言醇正其音和平而世委
靡乖陋之風於是乎丕變矣先儒謂三光五岳之氣
分太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其信然哉君性狷介
不輕許可人是集所載皆作於當世之所謂賢者否
則詞雖工弗取也蓋君處江湖幽遠之地思欲與賢
者遊邈不可得乃取所選詩朝夕諷詠因其言玩繹
其意如與賢者對語於山霞水月之間又有以見休
閱之身皆　聖朝至治之澤所及心甚樂也於是又

將刻之以傳推其心欲以所樂者與天下共之使或出而有位其所施爲何如哉君名說字用和鐵松其别號云

竹巖集卷七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亭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重校梓

序

贈陳君以道之任武邑序

姑蘇陳君永錫爲御史有重名擢吾閩僉憲時余在諸生習見其氣節問學政事皆出人上性好獎善良所至輒訪士與語語相契輒爲褒揚恐人不及知暴

僧之徒芟孽殆盡惜公休致之蚤弗克終惠於吾閩也閩之人至今思之而予之思尤深蓋予正統甲子舉鄉闈實公爲監試公見予文朗誦四三遍顧同事方伯孫公允吉曰吾得士矣既出院累向人道予名不置洎予入奉　廷對誤被首選公聞而喜曰吾之許與豈苟也哉余每思欲南歸詣公門下謝知己且扣公所有以勵不及及歸而公沒矣悲夫公有丈夫子以道風度凝重其學明易詩其爲詩文黜華藻其立心制行思逼古人人謂公眞有子也初意不欲仕以有司力薦不能已遂起爲徽之歙縣訓導以憂去

歙人思之猶閩人之思公也茲以服闋改任眞定之武邑縣尚寶司少卿凌君尚義與之同鄉且有連索予言爲贈余喜以道之來如見公面以慰想慕之懷則其去可無言耶然以道之賢已飫談者之口固無俟予言矧予言蹇昧不足爲以道進也視可進者莫若道公之出處磊磊在人耳目者使人知以道之賢有自而無愧於爲人師也於是乎言

送通判林君永罷赴任紹興序

莆九牧之林族最著其曰蘊曰藻二公尤九牧中最知名者永罷君爲藻公之後能務學飭行以光前聞

正統甲子秋予與君同應試歸道中談笑傾倒盡得其中之所存知爲世族子孫之𤨏礌者蓋前此未嘗交君交自茲始也旣君以應貢登南京太學予幸竊祿于京師天遐水悠不相見者餘十載天順戊寅君來謁選吏部叩其學益進察其行益修僦陋屋以居講經授徒衣粗食淡意裕如也貴寵之門絕無君名刺而於寒窶之士多樂與遊其尤號稱賢材者遊之久而心不厭焉觀今之處京師者至矯笑僞言低首降氣朝夕屈折於赫奕者之前以速進爲華以齟齬淹留爲辱攷其中則古人所謂空空然其理若糞壤

無所賴者乎於是益多君之爲人也今君拜通判去任浙之紹興人謂紹興劇郡也咸以難治爲憂嗚乎世豈有難治之民哉顧在我之所存何如耳君有學行不苟求知於人盖靜者也以靜御煩沛乎其有餘矣又况其祖皆官民牧其庇民澤物之方君所素聞於家庭者挾是以往何紹興之民有厚幸歟戸部主事陳君榮謙與予餞君於城南之河滸酒旣陳君謂予宜贈言故序之如此而申以四言詩一篇其詞曰

滈雁于飛亦集于逵猗歟倅侯侯云胡仳離載膏其車載秣其馬倅侯有行于越之野越民笑言徯我侯侯來

撫我育我俾我休哉先民有言靖共爾位從事於斯庶幾無媿

贈韶州同知方君序

方君原學水南人以太學生拜廣東韶州府同知予嘗從君之兄大行人柳東先生受業而又論辨其未明者於君也君行酌之酒而序以送之曰士之有志持身而無求責焉者最難於累世積德者之後而最易於京寒驟起者之門族微而世晦所爲有一善焉君子輒驚嘆以爲能或有不至則未嘗以爲怪也若夫世家子孫於一言一行之間君子無不責備少有

失則譏毀隨之豈不最難矣乎方自唐都督長史公
琡以善植家傳至于今幾百年矣其間仕而最顯者
有秘書少監公仁岳殿撰公天若著作公儀正言公
彰少卿公廷實學士公信孺其文章德業皆赫然有
動人者入　國朝來衣冠益盛而柳東先生博學有
文辭言行皆可師表登進士拜官于朝不數年輒謝
病歸里居後生小子考德問業者竟日應酬不厭郡
邑大夫屢致禮於其廬而先生未嘗輕有干謁蓋清
慎篤厚君子也君遊郡庠時與先生齊名累試鄉闈
時輩皆退武讓鋒而有司竟失之既而升名太學益

讀書飭行以求不辱其先他非所願也自予識君見其行而不倦久而彌篤君子之於君固無責焉予亦承荷世德自少篤意於學及今猶未能有所成就爲先世之光然則君之所以無責者不亦大可嘉尚哉方君入選時予意得留於朝庶朝夕相觀爲善以免君子之譏爲大幸矣今當别去豈能釋然于懷然予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君尚勗勗其來而有以慰我哉

贈南京太常少卿陳君序

余友陳君時英少侍父教諭桓玉先生宦遊南北稟

習詩禮問事又勵志於學屢至廢寢食問從瓌傑之
流聆其崇言偉論多有所得於中及長還家補郡庠
生倫輩咸服其能雖老長者亦易觀以待正統丁卯
鄉試中一名明年登進士高第擢爲戶部主事歷郎
中君理繁有餘力嘗對客爲淸達之言其言以貪昧
爲羞以安分爲樂以勤慎爲守官之本聞者初未信
其然久而攷其行無不合焉則翕然稱之曰君子之
不苟於言有如是哉嘗奉　命往南圻審計諸部糧
儲隨所至指發宿弊老吏驚且嘆謂前此所未有也
自有官及今幾二十年矣囊無長物衣服無章華其

聲譽日馳而君自檢日益謹夫謹之於始者世多見其人至於久而不變其志能如君者蓋鮮矣君比陞南京太常寺少卿鄉之仕于朝者咸謂予宜贈言南京爲國家肇基之地其諸司政務今雖簡約然朝廷必愼擇賢才以處之者所以固本也且君久處繁劇之司當路者奇其材欲委以重任必先思以休之故君遂有南京太常之擢予聞南溟有大鵬翅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蓋息而復飛將益遠矣太常爲清望之司君其往休焉予將覩其益遠之飛乎嗚乎此非予言士大夫之公言也

三

贈貴州叅議翁君序

翁君世用吾莆清江人翁氏自唐有閩人工部尚書郎諫議大夫承贊其尤振特者也至宋補闕郎中乾度有六子俱擢科時士大夫名其所居之堂爲六桂以著其盛而販夫竪子亦知六桂之翁爲鉅閥其子孫皆務讀書愼禮度以承六桂之聲今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竹所先生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醉菴先生則君之大父父也江西左布政使前工部右侍郎世資則君之弟也初君以父與弟俱仕于朝乃隱處林下治生事以奉祭

祀撫二少弟甚有恩酬應內外屬人咸當其則時時
聞經史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修於身化于家以及其
鄉之人逮二少弟俱成立復幡然起取進士於談笑
間是時醉菴先生教國子布政君爲戶部主事聯華
襲美爲當世所歆慕而君又得高第煒然重有輝光
蓋父子兄弟一時同被寵命吾莆之人前此所鮮有
既而君擢爲南京戶部主事尋陞郎中治事敏而
衆皆以爲不可幾及而君自處周謹夷和若非有
能者故雖聲稱之隆而人不忌且謂其必都高位以
行其利於人非郎署所能久淹也屬者　朝廷命吏

部都察院考取布政使按察二司重臣去其貪殘及病癈不事事者十二三進才賢者補之君遂得陞貴州叅議初予聞君名在薦牘中意以君才與行均必將破資格而進顧竊爲之喜既又聞當路者多君之行而不足其才僅處以叅議又使莅僻遠易治之方則悒然嘆曰以兩京環傑之士常接於耳目者如此其於疏遠者可知也以門閥之顯有所承藉而起者如此其於寒素無階者可知也然予嘗觀之御矣按轡徐行者神乃泰氣乃舒其終必達到而莫行疾走者多顛踣不能及前君往莅簡僻之地歛約而爲之

沛乎其有餘也異時所到其可量哉

贈大理寺丞吳君序

伍庸衆而爲材也易羣豪傑而爲材也難碔砆魚目雜然前陳混片玉一珠於其中雖凡人孺子皆驚怪其爲奇至於羣玉之府萬珠之淵往往以多自病而抵鵲彈烏不能免也於此而非極其光華粹精者欲出奇以驚怪人不亦難哉舉天下之材拔其尤者爲進士進士固皆豪傑也舉天下之官拔其尤者爲御史御史又皆豪傑也吳君與璧舉進士爲御史羣豪傑以居非固於玉府珠淵者與年甚少又深自韜秘

若無能者人皆疑其難出奇也既而君以文學飾吏事決壅滯芟叢劇自旦達夜而神不眩刑獄之腥臊階庭案牘之塵滿襟袖凝然而志愈清公有勢逼私有利求一皆斥去之而節愈勁也嘗奉 命巡按西蜀入境首訪大憝數人治以法餘皆私相戒飭易暴爲良旬歲間剖疑獄以萬計隨所至囹圄皆虛官吏重足立稟稟如握氷而細民盎然皆春歌頌之聲雨起將歸老稚擁道留之既歸而思之至于今不忘也比以大臣論薦進拜大理寺丞寺丞視御史位益尊而澤之所施益以廣與益以流始之疑者於是乃駭

嘆曰何玉府珠淵有如是之出奇者也何衆人之所難而君之所易也盖君警悟絕人又多讀書修於家行於國不以蹇昧者自處而以磊磊明明者自期雖豪傑猶引首以覩其出奇也况於庸衆人哉抑予聞之於古均為玉也有價重十五城者均為珠也有夜光可以照百里者此非為大竒耶以君視庸衆人君其可以止矣以大賢君子之所覬望於君者不但此也君尚益進於大竒哉予與君同年友也友有麗澤之義故於贈言始雖頌而終以規

送同年周君本澄序

望欲舉復止者殆庸衆人也然古今有志之士亦多矣而卒亦鮮有成者時也時不可爲則猶道寂寞豈肯縱爲詭隨以廢志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懸日月之明洞燭萬方大舉慶讓之典以新化理使賢良者吐氣壬憝肆逆者畏縮不自禁行志達道此其時歟顧予處文字之伍竊祿無爲聞君之言知其負大志將蓄大業於盛時也愧嘆之餘書此爲送行序

送安州學正宋君序

朔風號寒飛雪滿坰野友人宋君汝勤裹氈束書策羸馬挾一僮以隨西出宣武門有千里之役蓋赴

保定安州學正也鄉之大夫士與凡遊居之雅故者咸追餞于城墟酒四三行君揖謂予曰執事爲我之最故者其可無一言爲貺余以學正有師道焉道非予所能知者若之何爲君言矧君之先有爲唐開元丞貂者有登宋天聖祥符進士第者累世書香不絕至若翁沭陽訓導景勵先生學行重於鄉家庭之訓君既習聞久矣又奚待余言爲哉然君之意不可以虛辱乃爲之言曰　聖天子勵精圖治辟寐英賢其資以取用者莫先於學校之士屢下詔令有司時加作新毋怠又愼選出科目之篤厚有文者以司教導

教而有成者則又進之以厚秩使人有所勸也於是而求以副　上意焉必如胡安國之訓說忠孝陳公輔之不交嬖倖斯可矣今之仕者多廢棄職務奔逐權利疎君子而親小人淪畀汚犯危難而不顧若教官有師道之重甚不宜然而亦然者盖斯文之不幸也可慨也已君能近法若翁遠師胡陳二君子以圖盡其職使安州之士皆就材賢駸駸焉出自科目爲聖天子所資用而薦紳大夫將嘉歎曰何斯文之幸有若是也則夫進以厚秩以勸乎人者于於君乎有待矣君其勉哉

贈浙江參政何君序

余鄉友何君行誼舉正統戊辰進士任戶部主事尋進郎中其飭身蒞事皆不苟為尚書淮陽金公所重而僚友亦皆稱其賢嘗與侍郎議事不合奏調兵部職方司職方事最劇煩君治之有餘力時時讀古經傳考論前賢行事之跡以資益所未能既而稱疾欲謝去適巡撫兩淮副都御史關西王公入為兵部尚書奏起君復任事無何王公以舉事多齟齬力求退居山中君雖留無復有知而用之者然君子早夜慎勤求盡其在我者而人之知與否不計也蓋君自入

官以來効職幾二十年猶低徊郎署視同時而進者亥亥登要津無所歆豔於中又嘗為憸邪者排擠斥辱而處之裕如不少易所守此其為人豈郎署所能淹哉比者吏部薦君為浙藩參政督糧儲同署郎中趙君子安等求予贈以言竊惟君子為政於法弛弊滋之際所貴能堅其志也夫法弛弊滋蓋壬戌回邪以貪黷為事者之所幸也君子閔閔焉欲張其法以祛其弊則怨言朋興讒毀薦至雖禍福成敗有天者存而人衆亦能勝之於是而益慎修勉盡其所當為者無少惑焉及乎天定之時羣邪屏伏才賢者景從

以其固守之志力行於其間將何所爲而不遂哉向君往莅浙藩使糧儲之政無弊也但守成規無俾廢壞足矣否則必將有所施爲以拂逆夫貪黷者之意則讒謗之言其能免乎不以讒謗爲阻行之益力而委禍福成敗於天余將觀君之志大有成也於是乎言

送黄門潘君使琉球詩序

吏科右給事中吾閩漳南潘君遵用奉　天子命有海外萬里之行盖封故琉球國王某之子某爲嗣王使憑藉我威德以君長其民也朝之能言者相屬爲

詩送之而以序委予方嗣王遣陪臣來請命也天子咨在廷之大吏慎擇於庶僚之中而以君將命往夫封拜之使特以宣德意而已非若排難解紛有折衝口舌之難也然必慎擇其人何哉蓋海外負阻之士烏言卉服獷悍不常之人所以重譯通道臣順于天朝者固謂畏威懷德而來亦謂我中華奇偉之才爲可慕也潘君舉進士爲近侍臣風采凝峻觀者竦目對人爲備述之言亹亹不倦聽者解頤秉節言事無所顧而負寵懷奸者爲之慄慄而奪氣也若君者所謂奇偉之才非邪茲而往也夷之人將曰魯麟

頒鳳何幸而瑞我邦哉又將曰　天朝不惜奇偉人使之涉遠道以求何其不鄙我夷人之若是哉吾知由是而益有以起其向慕之心而臣順奉貢於億萬年且無窮也然則封拜之使不容輕畀而畀之必於君也宜矣雖然予嘗聞仲山甫之入齊築城其責也而贈詩者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意謂君子事君凡可以効勤者皆當爲之不嫌於出位也君出畿封歷徐淮吳浙以及於閩又浮大海以臨夷土凡民之情州縣之政薄海內外之風無不見其不能見者可咨度而知也使歸當疏其可張可弛可讓可慶者

懇懇焉爲　上陳之則視仲山甫誠無媿矣幸毋曰吾之責封拜也吾何暇及他事以涉出位之嫌夫以出位爲嫌在他司猶曰可耳君居言官有天下責也其可乎哉予辱與君同舉鄉試及官同朝而知之深也故詳言其宜於使命者終以期望之意爲送行詩序

贈戶部員外郎林公致仕序

莆自唐宋來以人物淵藪稱科名接踵貴仕盈朝天下之人咸曰莆一隅何其盛人物耶然潛開先輩之訓學者以名節爲本科名貴仕其末也故吾莆人讀

書飭行進必正退必力名節之著爲天下先而鮮曠
珍好之物可以快心目娛妻子者知不能勞力不能
取往往爲天下後粗觀其跡以爲迂疎徐擬其心之
所存於道或有合焉則夫科名貴仕天下之所共稱
者豈吾甫所以爲人物哉林九牧之裔原璞公進身
於儒官至南京戶部員外郎父逸齋先生叔訥齋先
生皆被恩封弟戶部員外郎長清于戶部主事時讓
皆舉進士一門同時顯者五人科名貴仕之盛又爲
吾甫最矣公爲人直方視退如進年甫餘六十懇懇
辭位去士大夫設供張祖道都門外騶從塞途觀者

咸道其賢以爲猶疏傅之去漢楊少尹之去唐也夫以公官五品秩加以通敏老練之才由是而進大位蓋朝夕耳然毀瑩而進不若成全而退勤而得於人之多不若靜而失於巳之少此士之學也公之志也況甫以名節爲天下先公獨偶旅出其下哉公戒行潛以通家子弟僭序出處之節所以著甫之人物不在彼而在此也

送兄士華入蜀序

正統巳巳冬潛自國學歸省親而宗兄士華侍伯父亦至自蜀伯父以戎役居蜀幾五十年矣兄生長於

蜀雖志欲歸莆然於潛初未有期又聞蜀之相距窮
山際海行者非旬歲不能達詎意萬里之歸適相遇
耶先是潛嘗寓書於兄悼殊方不能相及至於泣下
則其適爾之會於心喜幸何如也既而潛趣赴春闈
留二詩與兄爲別兄與羣從送潛於水南雖烈丈夫
耿耿壯懷耻作兒女子態而兄弟之心亦烏能遽恝
然耶自後不相見幾六年兄每誦言欲徒步訪潛於
京邸今年春遣書來言曰吾已戒行李計及秋必見
子矣既見問安否外剪燭對床共話風雨之夕懽然
忘其身之在客也昔莊潦園謂越人去國旬月見所

嘗見於國中者而喜況爲同宗骨肉之親而不止於嘗見哉向兄歸莆時留季弟俊代伯父之役茲而來京因語蜀中事而思及之入蜀之行蓋有不能已者潛故序其離合之懷宗盟之好者送之使蜀人知兄篤兄弟之情也然伯父顛髮種種日就衰老兄行矣幸遄歸以慰其思

送試僉事陳君序

聖天子用都憲李公之言　詔在廷大臣僉舉內外文行兼優者十有四人分督天下學校於是吾鄉人三山陳君守正自國子學正擢試僉事有四川之行

刑部員外郎王君彥卿戸部主事鄭君克和皆其國學友也偕來需予言以洗之予少時每讀李太白蜀道難輒嗟愕以爲人生得不入蜀爲大幸也及讀左太冲蜀都賦見其盛稱蜀中山川人物乃恨不得一往遊焉比來京師官翰林蜀之薦紳大夫多與往還而於江編修爲同年萬侍講周侍讀李編修爲僚友得以接手儀聆緒論而窺見人物之大槩矣獨其山川邈在萬里之外而時時見諸唱酬賦詠之間以慨其思然亦終以不得往遊爲歉也夫以余之不得往遊爲歉則君之行必有以得遊爲樂可知矣雖然君

之行所司者學校也所教者英才也孟氏嘗以得英才教育爲樂則君之樂豈獨往遊哉君爲人穎敏嗜學長詞章未仕時鄉人多從之遊及舉鄉闈爲新城龍泉二邑訓導又進秩爲國子師其於教育之方屢試而效矣茲而往也能無變易初志使蜀之人才彙進於時如古之楊雄王褒嚴君平陳子昂與夫范蘇諸賢揚休樹烈磊磊明明足以快人心目則夫所謂樂者獨君也耶余自遇君於南臺及今幾五載蓋交之久而望之深也是以云

竹巖集卷五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南京戶部主事四世從孫維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亨

清　重校梓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潮

經筵講章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進講尚

書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這是尚書大禹謨篇伯益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以告帝舜的言語吁是嗟嘆聲虞是度也罔是勿也法度是法則制度也逸是安也淫是過也謀是圖爲也百志猶百慮也熙是光明也咈是不順的意思九州之外其君長世一來見曰王伯益將進言於帝舜先發嗟嘆而後戒戒者欲帝舜聽之精審不可忽也如何是儆戒無虞言人君當天下安靜無事之時必常加警戒如未治未安之日可也

聽納臣無任祈　天俟罪戰越悚慄之至

陳情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柯潛謹奏爲陳情事臣原籍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成化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父憂回家守制成化六年正月初五日繼丁母憂服制未終成化七年八月十三日本府差儒學訓導余肄齋到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吏部照會爲缺官事節該奉　聖旨學士柯潛便行文書取來欽此欽遵臣仰惟　聖天子誕膺景命撫臨億兆日惟緝熙　聖德選用才良以爲制治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無錫周君本澄得官餘十年于茲而莅事僅十有三月蓋君初舉進士　詔簡爲庶吉士讀書翰林及爲御史兩以親憂去中之懷耿耿者未嘗及一施也苫塊讀禮以孝稱于鄉推之爲狥國之忠豈外是哉近自故鄉起復來相見道契濶外爲予言道路所見無狀吏嚼齒怒駡氣英英逼人兩眼盡赤既又言小民羸寒困頓之甚則蹙頞以悲予因問利害與革之策君據桉指畫援列古人成敗治迹爲證皆章章然可行斯可謂之有志矣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盤根錯節有志者所不懼而畏忌顧